

# 加州連殺 7 人華裔男:根本沒有美國夢,祇有奴役和死亡

2月10日,加利福尼亞州紅木城4頻道播放了趙先生的庭審——美東時間周五,這位被控在半月灣兩個農場謀殺七名熟人的華裔男,雖然年紀一大把了,卻在法庭上泣不成聲。星系花園天福

2月10日,加利福尼亞州紅木城4頻道播放了趙先生的庭審——美東時間周五,這位被控在半月灣兩個農場謀殺七名熟人的華裔男,雖然年紀一大把了,卻在法庭上泣不成聲。

## 加州行兇老人趙春利當庭哭泣

66歲的打工人趙春利(Chunli Zhao)由於英語太差,只能在當地法庭用普通話表述,並通過翻譯告訴法庭,當他得知聖馬特奧一名法官拒絕了辯護律師提出的“禁止媒體攝像機進入法庭的要求”時,沒能控制住情緒,哽咽了起來。

由於持槍行兇的是華裔趙先生,死者中大多數也是打工、監工和經營的華人,庭審工作交給了一位熟悉這方面操作的女性:伊麗莎白·李法官。她當眾表示,她並不輕視公眾參與司法程序的重要性。這過程中,趙先生不斷用紙巾擦去臉上的淚水。

在否認法庭會禁止記者拍照後,李法官還是當庭批准了一項特殊禁令,禁止地方檢察官斯蒂芬·瓦格斯塔夫向記者透露更多案件細節的法令。趙的辯護律師告訴法官,他擔心如果陪審團被(公眾輿論)玷污,趙先生的公平審判權會受到損害。

趙被指控犯下聖馬特奧縣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殺罪行。他被控七項謀殺罪和一項謀殺未遂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在加州面臨極為罕見的死刑。

據庭審文件,趙先生持槍在農場行兇是在今年的1月23日,恰好是中國人最重視的春節。當時有七名他認識的西裔和華裔農場苦工在加州泰拉花園和康科德農場被槍殺。第八名受害者被搶救後活了過來。

案發後加州爆發了大規模燭光抗議,許多

市民走上街頭點燃蠟燭高喊“問題在於槍,而不是人……”

警長克里斯蒂娜·科普斯(Christina Corpus)將這起殺人事件描述為一起可怕的“職場暴力”案件。檢察官表示,趙先生“對幾名同事被認為受到虐待感到憤怒”,“也對多年以來糟糕的工作環境和超長工作時間感到絕望”。

半月灣周圍長達幾個小時的追捕結束時,警察們發現,說不好英文的趙先生停車在一個警長站的大門口旁邊,反復表達自己就是兇手,於是將他推倒在地反鏢起來。

和許多受害者一樣,趙先生本人也是一名農場苦工,他來美國已經十多年,但收入和工作條件非常差,住在加州 Terra Gardens 的一間簡陋小屋里。

縣領導在視察了槍手的住宅後表示,這起案件暴露了加州人“可悲”的生活條件(“deplorable living conditions”),他們長達十多年忍受着低至每天9美元的工資,不斷瘋長的物價、難以支付的燃料費,以及殘酷的農場監工的暴力。

葉濤兵是此次大規模槍擊案中死亡的7名農場苦工之一,可悲的是,就在去年夏天,他本人的另一起大規模槍擊案中幸存下來時,還認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卻在大過年時死在老鄉趙先生槍下。他的朋友說,阿兵“每天早上很早起床,第一個趕到農場,卻是最後一個離開,至少做13-14小時,非常辛苦。由於什麼繁重的活兒他都干,得到了農場里所有人的尊重。”

趙先生接受初次審判後不久,接受了灣區電視台的監獄採訪,他表示沒有保釋金。在採訪中,他承認犯下了大規模槍擊罪惡,並表示後悔。據報道,趙先生說他在農場長期受到虐待,但因為沒錢,他不得不在這可怕的農場工作了很多年。每天趙先生不得不忍受超長的工作時間和各種欺凌,讓他陷入了絕望。

在法庭上回顧自己放棄中國的一切,來到美國加州打工的歷程,中途的艱辛和屢次被欺騙被霸凌的經歷,趙先生泣不成聲,這是李法官站在人道主義立場宣佈休庭的重要原因。

對於可能的死刑判決,趙先生未提出抗辯。他的最後一次出庭定於2月16日在聖馬特奧司法廳K2號法庭進行。當被記者問到美國夢時,他回答:根本沒有美國夢!只有奴役和死亡……

趙先生……和那幾位被他槍殺的華語潤人一樣,都曾以為,來到美國後可以通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建立起相對國內更美好的生活。但是,通過十幾年的不懈努力,趙先生發現,他得到的只是白髮蒼蒼時(超過退休年齡6年了)依然要在農場干每

天13個小時左右的苦力活兒才能餬口。由於年紀大了,他的體力在衰退,這導致他被農場的監工、同事反復羞辱罵罵欺凌,因為,他沒有用了,還會拖累公司的運營。在這樣的背景下,他選擇了玉石俱焚,因為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就目前的經濟大環境和美國國內的仇華氛圍來說,越來越多的潤人恐怕在未來幾年都有可能變成趙先生或遇到另一位趙先生……這是歷史趨勢。

## 因疫情被阻國外華人門前雜草惹官司

因疫情被阻在海外,錯過市政廳通知信件,未能及時除草而被罰,墨爾本華人女子 Jenny 直呼“很冤”。

因不滿市政廳過於強橫,她選擇聽證會解決,卻面臨巨額罰款和不良記錄,所幸最終獲法官支持,有機會“庭外和解”。

“沒看到第一封信,你讓我怎麼立即執行?”2021年,Jenny 帶著孩子回中國探望老人。後因墨爾本封城,買好的機票被臨時取消,返澳計劃頻頻延後,“一直到當年12月下旬才回來。”回到墨爾本家中後,Jenny 發現市政廳早寄來多封信件。其中,11月發來第一封通知,要求住戶儘快清理門前雜草,隨後又在12月初發來兩張單據,分別是逾期未執行的500澳元罰單,以及615澳元的除草賬單。

Jenny 表示:“回來後看了信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對於未能及時清理雜草一事感到抱歉,但也頗覺“冤枉”。“疫情期間,回澳機票取消是不可抗力導致的,沒有看到第一封信,你讓我怎麼立即執行?”對簿公堂罰金可近萬,“當時很慌,很害怕”隨後,Jenny 第一時間支付了除草服務的賬單,並致信市政廳解釋原委,以期減免罰金,但被駁回。

市府回信中提及,即使在旅行期間,屋主也有義務安排人手清理雜草,且曾給到書面通知,罰款無理由撤回。看到郵件“語氣強硬,絲毫不留餘地”,Jenny 選擇與市政廳對簿公堂。

2022年12月,時隔近1年,Jenny 等來法庭傳票。

“一開始什麼都不懂,法庭文件看不

懂,做了功課,弄明白後頓時驚駭了。”法庭文件顯示,Jenny 因未執行市政廳除草要求,導致“Summary Offence”,面臨3項指控,或招致高達9000多澳元的罰款,此外,還可能留下不良記錄。“當時很慌,很害怕,”Jenny 說,“說不後悔吧,好幾天晚上睡不着,想着乖乖交錢也不會弄出這麼多‘幺蛾子’,說後悔吧,又覺得自己很冤。”

“理由充分,建議接受庭外調解”無法改變聽證事實,Jenny 只能收拾心情應對。為避免更嚴重的後果,或留下不良記錄,她亦嘗試提出庭外和解,並按律提前向市政廳發了一封郵件表達意願,但未見回應。

Jenny 告訴記者,開庭當天很緊張,“尤其是看到那個法官各種對人,覺得好兇,好恐怖。”

她的案子排在第四位,輪到地時,向法官解釋了回程機票被取消、被迫滯留海外的情況,以及陳述了返澳後採取的一系列補救措施,包括付清除草費用、向鄰居致歉等,並確保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法官認為,疫情導致滯留海外的理由足夠充分,建議雙方市政廳接受和解。

“法官顯然對我的回答比較滿意,看到法官是站在我這邊的,很開心。”回顧這場經歷,Jenny 告訴記者,“勞心勞力,各種焦慮、悔恨,質疑自己的決定,所幸對結果還算滿意,”她說,“雖然市政廳還沒有就庭外和解給我答復,但也算是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希望以後在覺得冤屈和不公的時候,能有勇氣去想辦法為自己發聲。”Jenny 這麼說,這也是她最希望與大家分享的感受。

那天深夜,在幾天之內看了無數處房子未果的情況下,一個朋友把我引薦給她開餐館的熟人那里。

這位餐館二老闆是河南人,據說是在替別人打理餐廳,在得知我要租房時,就連夜把我領到了他餐廳的職工宿舍。宿舍共有三間房,住着兩對年輕人,都是餐廳服務員,尚有一間房空置,二老闆就私下租給了我,並告誡我不可聲張,在收了我押金和租金以後就匆匆離去了。我住的這間房在二樓,大約15平米,方方正正倒也不小,擺一張床和一個書桌還是綽綽有餘。缺點是與隔壁共用一個洗手間,這個洗手間有兩個門,我的房間一個,對面房間一個,當我洗手間時,我要把對面那個門鎖起來,反之亦然。用完洗手間要及時把鎖打開,否則對面就開不了。

第二天醒來,再仔細觀察了一下我的新住處,發現是朝北的房子,完全沒有陽光可以照射進來。樓下是廚房,三戶人共用,這讓我有點心有不餘悸。我小的時候,家里就住過三家共用一個廚房的房子,那是日本人留下的二層小洋房,日本人在的時候是一家一戶,後來我們住時被硬塞進去三戶。所以,常常因為瑣事發生口角,進而大打出手。我們家陰盛陽衰,女性為主,與鄰居打架永遠佔據上風,雖然我屬於男性,但那時剛剛高過電台,完全沒有戰鬥力,就只能使一些下三濫的招數,比如偷偷把屎撒到鄰居家的鍋里。那時並不知道童子尿彌足珍貴,否則絕不會如此便宜了鄰居。

美國是法治國家,絕不能再干把屎撒到人家鍋里的事。就只能竭力搞好鄰里關係,不能再讓鄰居打架的事重演。

一大早,沒事兒我蹣跚。周邊環境還不錯,家家戶戶草坪整潔,綠樹成蔭。走了幾步路,猛抬頭,髮現一個藍色牌子,上面用中文書寫着:世界殯儀館。這讓我這個剛從中國來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人是比較忌諱住在靠近殯儀館之類的地方的。有一年我去香港一個朋友家,子經過一處擺滿花園的地方,我瞪大眼睛看,香港朋友小聲提醒我,不要看,不要看,看了不吉利,那是殯儀館。如今,我住到離殯儀館僅幾步之遙的地方了。據說,這附近大多數住戶都是華人,難不成中國人來到異國他鄉,也像美國人一樣,人鄉隨俗,不在乎吉利不吉利了。

再走幾步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園,里面有晨練的人。最驚人的是竟然有三五成群的廣場舞大媽在很響的音樂聲中翩翩起舞,旁邊還有流浪漢助興。你不得不佩服中國的廣場舞大媽頑強的生命力,她們以無以倫比的創造力使中國的廣場舞綻放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

聽二老闆說,與我為鄰的這兩對年輕服務員都沒有身份,靠打黑工維持生計。我不知道二老闆跟我說這話的用意,只是越發對他們產生出一絲同情,並暗暗發誓與他們搞好關係。深圳有個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我一直

懷疑這句話是抄襲美國的,因為美國最有資格說這話,不管你是偷渡來的,還是其他非法手段來的,抑或合法移民,只要到了美國,你就是美國人。在我竊喜我已經是美國人了的時候,卻意外地發現,在這兩對年輕服務員眼里,我就是中國大陸來的土包子,他們壓根就沒有瞧得起我。他們以為他們才是正宗的美國人,在我面前處處顯示着優越感。就連跟我說話的口氣都是這樣的:你們中國人,你們大陸來的。把我一時搞糊塗了,難道你們是英格蘭來的都說美國是個講究人人平等的地方,可我卻備受這兩對年輕人的歧視和白眼。我現在深深感受到了幾百年前北美大陸黑奴生存之不易了。

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房門,隔壁的年輕人頤指氣使地站在我的門口:你關門的時候能不能小一點力氣?我猛然記起我每次關門以後,都有一個更大的關門聲緊隨其後,原來是年輕人對我關門聲太大的有聲抗議。說句老實話,我們不是不講社會公德的人,也不是素質太低的人,這關門聲太大實在是無意為之,怪只怪美國的房子不像中國,是用木頭製成的,隔音效果奇差,只要不小心就會製造出噪音。我低三下氣地向年輕人道歉,表示下不為例。

如果說關波是年輕人抓住了理,讓我理屈詞窮,那麼,廁所波就完全是年輕人雞蛋里挑骨頭,無理取鬧了。那時,我女朋友從香港來美國探望我,我們正在外邊吃飯,我接到鄰居這個北方女人的電話,說是廁所的門被反鎖着用不了,勸我馬上回來給她開門。我們火急火燎趕回來,這兩對年輕人站在客廳,一副要拿我是問的架勢。我顧不了他們,沖進廁所,發現門根本沒鎖,出來跟他們理論。開始,那個北方姑娘們稱我鎖門了,而且越說越激動,最後竟然要衝過來打人。我們被這種架勢嚇住了,完全沒有料到這幾個年輕人是如此的粗魯無禮,野蠻至極。但我還是保持着一點清醒的頭腦,時刻牢記小時候鄰居間的衝突,這個心理陰影是深深烙在我的記憶深處了,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再讓悲劇重演,那時,我尚能往他們鍋里撒尿報復,現在,我老了,不能再再用這種下三濫的招數了。然而,我不撒尿,不等於對方不撒尿。那個北方姑娘們突然沖着我大罵:你這個破鞋!我和我女朋友頓時怔住了,我怔住是因為這個姑娘們怎麼突然冒出這句話。我腦海里快速反應着,才想起不久前,一起學英語的一個同學來過我這里取學習資料,被這個北方姑娘們看到了。我女朋友怔住了是因為她是南方人,並不知道破鞋的含義,還以為對方瞧不起我穿的鞋子破了呢。事後,我女朋友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還是要講究一點穿着,別別人以為我們窮的連新鞋子都穿不起。

我在這場風波中最大的收穫是,第二天,我女朋友就到比華利給我買了三雙名牌鞋子:一雙酷奇,一雙阿瑪尼,一雙香奈兒。

我很遺憾當時對方沒有罵我衣冠土梟,否則的話,我豈不撈一身名牌穿穿?

鬧到這地步,無論如何也是住不下去了。很快,在《大紀元》報紙上看到了租房信息。按照信息留下的電話號碼撥了過去,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女人濃重的遼寧口音:你要租房啊,過來這嘎達看看吧。放下電話,我直奔出租屋。迎接我的是一個看上去六十歲左右的中國女人,上身穿一件白色襯衣,下身是黑色長裙,長髮披肩,頭頂發縫有一條明顯的白髮,這顯然是許久沒有染髮留下的痕迹。女房東上下打量着我,眼神中流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她一邊將我引進她要出租的房間,一邊頭也不回的自說自話:你來美國多久了?你也是東北人吧?又有點自賣自夸地嘮叨着:“你在洛杉磯很難找到咱家這樣的好房子,又明亮又通透,冬暖夏涼,洗手間是獨立的。你知道不,這在洛杉磯叫雅屋。要是別人最少要你一個月一千,看在老鄉份上給你便宜一點,就九百八吧。哦,對了,你有沒有工作,能付得起房租不?”我被這位老鄉的直率驚到了,難怪她用那樣不屑的眼神看我,或許把我當作居無定所的流浪漢了吧。

接下來開始租房的細節問題了。女房東手里拿着一串鑰匙,一邊搖晃,一邊嘮叨着:我本來不想租給男人,你們這些男人都像豬一樣埋汰,我是很愛乾淨的。她一邊說着,一邊把指甲里的黑泥搗出來彈到地上。“我可不想把咱家讓那些邋遢男搞成跟豬圈一樣的,看着你還算利索,就租給你吧。但是,咱得約法三章,首先不能做飯,只能簡炊。另外,你只能在你房間內活動,不能到我的院子里來。開關門聲音不能過大(別提這個,我受過刺激),不能帶其他人來(女人不敢帶了,男人行嗎?)洗澡時要節約用水。每個月要按時交房租,必須要付現金,如果不按時交房租,拖延一天,就要收取百分之二十的滯納金。”聽着老太婆的絮叨和提出的苛刻條件,我真想一口黏痰吐到她臉上。但一來當時沒有黏痰,二來也是為了鍛煉忍耐力。以前在中國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窩囊氣,現在異國他鄉,初來乍到,要學會逆來順受,忍氣吞聲,魯迅不是說過嗎:是龍你得盤着,是虎你得臥着。

交了兩壓一租,女房東把鑰匙扔給了我。最後,還特意交代:抓緊時間搬東西,趁着我男朋友沒回來之前整利索了,別讓他看到中國人埋了咕汰樣。

少頃,聽到汽車叮叮噹噹的聲音,房東的男朋友開着他那像是開了二十多年的丰田花冠車回來了。這是個七十多歲的老白人,背有些駝,步履蹣跚,顛顛巍巍,穿着一件皺皺巴巴的黑襯衫,米色的大褲衩像是幾個月沒洗的樣子,腳下是洛杉磯人都熟悉的十字拖,穿涼鞋還竟然穿了一雙白里透黑的襪子。他對我看而不見,有一種人種上的優越感。難怪他女朋友對他頂禮膜拜,看來這是找了個寶啊。女房東有一口口頭禪:我男朋友說了,我

男朋友說了,似乎她男朋友說的話是聖旨,必須要堅決執行。

女房東的這間房子是庫改的,根本不像她吹噓的那樣通透明亮,窗前一排鐵樹將光線擋得嚴嚴實實,密不透。棚頂沒有做隔熱處理,洛杉磯的夏天,陽光能把人灼熟,可想而知住在這樣的房子里該有多受罪。起初,我向女房東提出天氣太熱不能開空調,因為我這間房的空調開關是由她那邊控制,所以,也只能向她提出要求。她一口回絕:我男朋友說了,我們家人都怕冷,不能開空調。後來有一天,我發現院子裡的空調主機在嗡嗡作響,才發現她偷偷使用空調,卻故意不開我這邊的空調。我向她提出嚴正交涉,她不屑的上下打量我一番:我男朋友說了,我家就這個條件,你想住就住,不想住就給我走人。

我常常為與房東關係處理的不融洽而煩惱,也常常反省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對而招致人家反感。

所以,請教了美國朋友。他說:這不是你的錯,就有那麼一些人,蠻橫無理,軟的欺負硬的怕。美國有規定,租客租房子,氣溫達到一定高度,房東有責任開空調,如果不開,你可以告她,你不能跟她實氣。

天氣實在熱得難受,當我再一次提出開空調的要求時,房東又是那套話:我男朋友說了,我家就這個條件,你受不了就走人。我忍無可忍,反唇相譏:你如果這樣跟我說話,我無話可說,我會找律師來跟你說。房東一怔,態度有了個180度大轉變:有什麼話好說嗎,我男朋友說了,可以商量。都說美國人怕攤上官司,尤其在理虧的時候,別說美國人怕,誰不怕?只要法律維護公平正義,那些無良之人就會乖乖就範。

剛來美國的時候,常常聽說新來的中國人被老移民欺負,被老移民瞧不起,被老移民騙。我不以為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當我親身經歷了租房的種種遭遇後,我明白了:為什麼很多新來的中國人從骨子裡痛恨老移民。不可否認,確實有一些老移民做得不夠厚道。他們如井底之蛙,自我感覺爆棚,認知出現嚴重障礙,總覺得自己在美國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殊不知,很多美國的老華人在為了生存苦苦掙扎,他們的認知還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總覺得中國大陸來的人啥也沒見過。而一旦看到新移民出手闊綽,見多識廣,心理又極不平衡,就想著法兒要坑他們一下,以解心頭之恨。

過若干年,我也會成為老移民。我時刻提醒自已,絕不能改變做人的初衷,為人要豁達,要與人為善,千萬不能變成斤斤計較,損人利己的小人,更不要自以為是,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有一點小小的成就,就到處炫耀,恐怕別人不知,殊不知那正是不自信的表現。

扯遠了,不說了,我要重新去找出租屋了。2023年2月6日寫於洛杉磯

## 《美國租房記》

作者:美國的老王子